

日日夜夜

ДНИ И НОЧИ

[苏联]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曹湜 译

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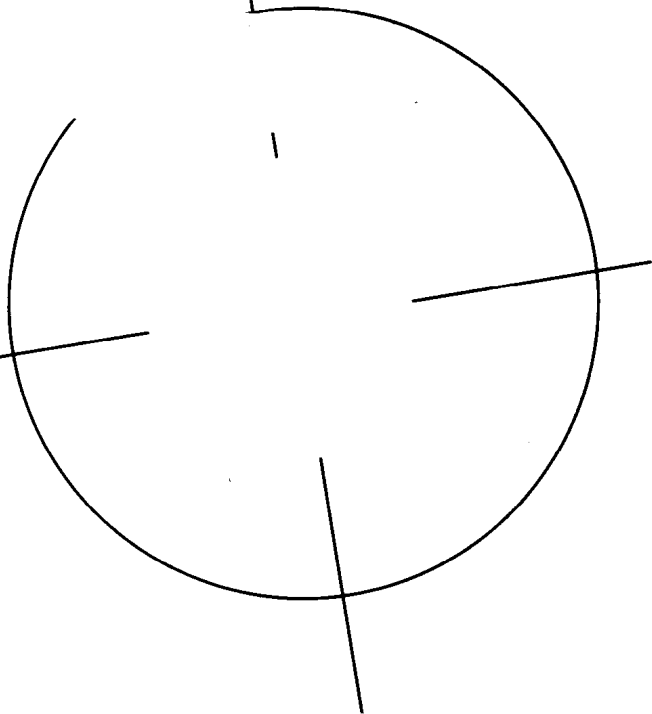


冰

日日夜夜

ДНИ И НОЧИ

[苏联]康·西蒙诺夫 著 磊然 译



К. СИМОНОВ
ДНИ И НОЧ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日夜夜/(苏)康·西蒙诺夫 著;磊然 译.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5. 9

ISBN 7 - 02 - 005137 - 5

I. 日… II. ①西…②磊… III. 长篇小说 - 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428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周小滨

日 日 夜 夜

Ri Ri Ye Ye

〔苏联〕康·西蒙诺夫 著

磊 然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3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 7 - 02 - 005137 - 5

定价 20.00 元

再 版 前 记

本书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苏联俄罗斯作家，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彼得格勒一个军官家庭。技术学校毕业后当过车工。一九三八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此后以军事记者身份开始写作。他一生写过大量的作品：军事报导、诗歌、小说、剧本。他特别致力于描写苏联卫国战争和军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他逝世于一九七九年。几乎在所有的苏联文学史中，都能找到关于他的创作经历的记载。可以说，他是苏联时期最活跃、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日日夜夜》是他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间写的一本中篇小说，反映苏军当时抗击法西斯德军，英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大会战。这是西蒙诺夫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令人最难忘的作品，显示了他青春时期的才华。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重要战役，从辞书中可以找到如下扼要的说明：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联卫国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利用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集中了一百五十万人的兵力，发动夏季攻势。目的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切断伏尔加河交通，夺取高加索石油，然后向北包抄莫斯科。七月十七日德军迫近斯大林格勒，苏军与敌军在克列特卡雅和罗文基诺要冲展开首次鏖战。九月十三日德军蹿入市内，双方展开巷战。斯大林发出‘决不后退一步！’的号召。参加保卫战的红军和市民

浴血奋战。在防御战期间,消灭敌人十八万二千人,改变了力量对比。十一月十九至二十日,苏军从南北两翼转入反攻。二十三日会师卡拉奇,包围了鲍卢斯(1890—1953)指挥的德军主力三十三万人。次年二月二日将其彻底歼灭。这次会战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世界历史辞典》,上海,1985年)。

《日日夜夜》叙述的是营长萨布洛夫奉命渡过伏尔加河,率领战士进入与德军对抗的斯大林格勒市内,参与会战全过程,直至胜利的故事。

这场激烈的会战也震惊了正在与东方法西斯势力拼搏的亚洲国家的人民,毛泽东同志曾亲笔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0月12日)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自德军全面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到苏军突破德军对该城西北部工业区的包围线止,苏联军民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还说:“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形势的变化最终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见。

斯大林格勒会战和苏联军民对德军的胜利,一直受到苏联人民的崇敬与赞扬。每年四月,胜利日的那一天,在斯大林格勒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苏联解体后,斯大林格勒虽一度改称伏尔加格勒,但人民的盛大纪念活动每年仍照样举行,成了自觉的传统。俄罗斯政府今年已决定取消“伏尔加格勒”,恢复“斯大林格勒”这个原有的令人永志不忘的名称。

这个中文译本的译者许磊然同志,是我国资深的俄、苏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生平著译甚多。《日日夜夜》最初由她译为中文,刊印于一九五〇年,后来未能再版。她老年患病甚久。病愈后,经友

人建议,她重新修订了早年的这个译本,使这部充满爱国主义的、极富于战斗性的作品再度得以在我国流传,使今日的读者能重温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伟大的一页。

孙绳武

2004年8月

……沉重的锤子，
粉碎玻璃，却铸成钢剑。^①

——普希金

①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铜骑士》。

一个疲倦无力的妇人倚着小屋的黏土墙坐着，用疲倦得平静的声音讲述斯大林格勒是怎样被烧毁的。

天气干燥多尘。微风把一球球的黄土卷到脚底下。这妇人的脚被烧伤了，赤着，她说话的时候，用手将温暖的尘土聚拢到发炎的脚底下，好像试试用这个方法减轻疼痛。

萨布洛夫大尉看了看自己笨重的皮靴，不由得后退了半步。他非常高大，虽然他的肩膀很宽阔有力，可是看起来总觉得他太高大，他那魁伟的、背微有些弯的体格，普通而严峻的面貌，有一种神气隐约令人想起青年时代的高尔基。

他默默地站着听妇人说话，一面朝她头顶上的那边注视，有一辆列车就在那边草原尽头的小屋旁边卸货。

草原后面有一带白色的盐湖在日光下闪耀着，这一切好像是世界的尽头。现在，在九月里，这里是离斯大林格勒最后的也是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再往前到伏尔加河岸就要步行。这个小城因为盐湖而得名为爱尔通。萨布洛夫不由得想起早在学校时代背熟的“爱尔通”和“巴斯孔恰克”这两个名字。以前这不过是学校的地理课。而现在，这个爱尔通就在这里：矮矮的小屋、尘埃、偏僻的铁路支线。

这位妇人老是唠唠叨叨地讲着自己的不幸，虽然她的话是听惯了的，可是萨布洛夫听了却突然伤心起来。从前他们从一座城退到一座城，从哈科夫到华路依基，从华路依基到罗斯索希，从罗

斯索希到保戈恰尔,妇女们也同样地哭泣,他也同样怀着惭愧和疲乏交织的感觉听她们说话。不过这里是伏尔加中下游左岸的一片赤裸裸的草原,是世界的尽头,在这妇人的言语中含有的已经不是谴责,而是绝望,沿着这个草原再往前已经无处可去,在这草原上好几俄里以内既没有城市,也没有河流——什么都没有了。

“把我们赶到什么地方来了啊?……”他不禁低声说,最近几昼夜,当他从火车的加温车里怅望草原时所怀的满腔不由自主的悲哀都被压抑在这句话里。

这一瞬他心里非常难受,不过一想起现在他和边境之间的可怕的距离,他就不会想到他是怎样到这里来的,却想到他要怎样回去。在他的抑郁的思想里面,有一种俄罗斯人所固有的特别的固执,不许他和他的同志们在全战争期间有一次认为“回来”是不可能的。

可是无论如何再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此刻在爱尔通,他突然感到这里就横着那个不能越过的界限。

他看了看匆促下火车的兵士们,他希望尽快地沿着这条满是尘土的道路抵达伏尔加,渡河以后,他就立刻要感到不会渡回来了,他个人的命运要在对岸才能和城市的命运同时决定,如果德国人占领了这个城市,那就是说,他一定要死了,如果他不让他们占领,那么,或许他可以活下去。

可是坐在他脚旁的妇人仍旧在讲斯大林格勒的情形,说出一条条被炸坏的和烧毁的街道。萨布洛夫所不熟悉的街道的名称对于她却充满了特别的意义。现在被烧毁的那些房屋是什么时候的建筑和筑在什么地方,现在锯下来做街垒的那些树木是什么时候种植和种植在什么地方,她都知道,她惋惜这一切,好像她讲的不是座大城市,而是讲她的家,那里面她所熟悉的属于她个人的东西都丧失了、毁坏了,使她非常痛心。

但是偏偏关于自己的家她一句也没有提到,萨布洛夫听她说

话的时候,心里想,战争愈往下,惋惜自己失去的财产的人实际上愈是罕见。人们愈少回忆到自己扔掉的家,而只是固执地回忆到一个个刚被放弃的城市的时候愈多。

那位妇人用手帕的角拭去眼泪,用长久的询问似的注视扫视了所有听她说话的人,若有所思地、确信地说道:

“要花多少钱,多少劳动啊!”

“为什么要花劳动?”一个人没有立刻听懂她的意思,问道。

“回来建筑一切呀,”妇人简单地解释说。

萨布洛夫问她自己的事。她说她的两个儿子早已上了前线,一个已经阵亡,丈夫和女儿大概是留在斯大林格勒。轰炸和火灾开始时,她是一个人,从那时起关于他们的消息就一点都不知道。

“您是往斯大林格勒去吗?”她问。

“是的,”萨布洛夫回答说,他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军事秘密,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要去斯大林格勒,那么还有什么缘故会使军用列车此刻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爱尔通卸兵呢?

“我们姓克里明珂。丈夫是伊凡·瓦西里叶维奇·克里明珂,女儿叫安尼亚^①。您或许会在什么地方遇到她活着,”妇人怀着微弱的希望接着说。

“或许会遇到,”萨布洛夫习惯地回答说,他想实际上他或许会由于一种奇异的偶然性遇到他们,在种种方面看来是不可能的这种偶然性,在战争中倒是常有的。

一营兵卸完了。萨布洛夫和妇人告别,从放在街上供战士饮用的水桶里取了一勺水喝了,便向铁路路基走去。

战士们坐在枕木上,脱了靴子,把包脚布卷紧。有些战士省下早上领到的口粮,在嚼面包和干腊肠。营里照常传过了可靠的、兵士的消息,说在卸完以后立刻就要行军,所以大家都赶着办完自己

^① 安娜爱称。

没有做完的事。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修补破了的军服,还有的在把烟抽完。

萨布洛夫沿着车站的路线走去。巴伯钦柯团长所乘的那辆列车大概马上就要到了,直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决定:萨布洛夫的一营人是不等其余各营的人来到就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行军呢,还是等过了夜,整团在早晨立刻一同移动呢?

萨布洛夫沿铁路走的时候,一面观察着后天要和他一同去参战的人们。

有许多人,他们对他们的脸和姓名都很熟悉。这是些“伏洛聂士”人——他心里这样称呼那些早在沃罗涅日城下之役里就和他在一块的人。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是值得珍视的,因为你对他们发命令时不必解释多余的细节。

他们知道,从飞机上落下来的炸弹的黑点笔直朝他们飞下来的时候,应该躺下来,也知道炸弹如果要落在较远的地方,就可以安心观察它们的飞行。他们知道,在迫击炮的炮火下往前爬行一点不比躺在原处危险。他们知道,坦克压死的人,大多正是逃避它们的人,知道从二百米外射击的德国自动枪手,打算吓人的成分总比杀人的成分多。总之,他们知道那一切简单的、然而伟大的、兵士的救命的真理,这种知识给他们一种信念,知道要杀死他们并不那么容易。

这样的兵士在他的营里有三分之一。其余的是初次经历战争。有一个年纪并不轻的红军战士站在一节车厢旁边,保护还没有装上货车的军用品,他的近卫军的姿势和浓密的、像矛一般突出在两面的棕色胡子远远地吸引了萨布洛夫的注意。萨布洛夫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迅速地举枪敬礼,笔直地、眼也不眨地继续注视着大尉的脸。从他站立的样子上,束腰带的样子和握枪的样子上,都可以感到只有从多年的服务中才能得到的那种兵士的老练。从沃罗涅日城下起一直到师团改编都和他在一起的全部兵士,每个

人的脸萨布洛夫几乎都能记得，然而他竟想不起这个红军战士。

“你姓什么？”萨布洛夫问。

“柯纽柯夫，”红军战士口齿清楚地说，仍然凝视着大尉的脸。

“参加过战斗吗？”

“是的。”

“在哪里？”

“在彼列梅希尔。”

“这样说来，你们是从彼列梅希尔撤退的吗？”

“不是，是进攻到那里的。”

萨布洛夫惊奇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去年吗？”

“不是。在一九一六年。”

“原来是这么回事。”

萨布洛夫注意地看了看柯纽柯夫。兵士的脸是严肃的，近乎是庄严的。

“那么，在这次战争中你早就在军队里了吗？”萨布洛夫问。

“不，是第一个月。”

萨布洛夫又一次满意地看了柯纽柯夫的结实的体格，往前去了。在最后一节车厢旁边，他遇到他的营参谋长玛斯连尼柯夫少尉在指挥卸车。

玛斯连尼柯夫向他报告，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卸完，他看了看自己的四方形的手表说：

“上尉同志，允许我和你对一对表吗？”

萨布洛夫默默地从口袋里摸出他的用别针拴在皮带上的表。玛斯连尼柯夫的表慢了五分钟。他怀疑地看了一下萨布洛夫的又旧、玻璃又有裂缝的银表。

萨布洛夫微笑了。

“没有关系，拨准吧。第一，这只表还是我父亲的，是布连牌，

第二呢，要习惯在战争中长官的时间总是准确的。”

玛斯连尼柯夫又对两只表看了一次，把自己的拨准了，举手行了一个军礼，请准许他自由行动。

在列车的运行中，玛斯连尼柯夫被派为指挥长，这次卸兵是他的第一件前线的任务。他感觉在这里，在爱尔通，已经有些嗅得着濒近的前线的气味。他内心激动着，预感到战争，他觉得很惭愧这么长久没有参加战争。所以萨布洛夫今天委托他办的一切工作，他都特别准确而精心地执行着。

“好，好，您走吧，”萨布洛夫沉默了一会儿说。

萨布洛夫注视着这个红润的、生气勃勃的、孩子似的脸，不安地想象着，一星期后，当那肮脏的、令人疲倦的、毫无怜悯的战壕生活要将它的重荷第一次压在玛斯连尼柯夫身上的时候，这张脸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小小的机车喷吐着蒸气，将等待了好久的第二辆列车拖进备用线。

团长巴伯钦柯中校一向是急性子，客车还在行驶，他就从脚踏板上跳下来。跳的时候把脚扭了一下，他便咒骂着，跛行到赶紧来迎接他的萨布洛夫面前。

“卸得怎么样了？”他并不看着萨布洛夫的脸，面色阴郁地问道。

“完了。”

巴伯钦柯朝四面看了一下。兵的确是卸完了。不过巴伯钦柯认为在和部下作各种谈话时，保持那副阴郁的神气和严厉的语气是他的义务，此刻这要求他来批评一番以维持自己的威信。

“您在做什么？”他生硬地问。

“等待您的命令。”

“如果让他们先吃了，总比等着好。”

“假如我们马上就出发的话，我决定在第一次休息的时候让他

们吃,假如我们要在这里过夜,我决定再过一点钟在这里让他们吃热的东西,”萨布洛夫不匆不忙地、习惯地把一个个字拉长了,带着那种平静的逻辑回答说,永远匆忙的巴伯钦柯特别不喜欢他的这一点。

中校沉默了一会儿。

“命令现在就吃吗?”萨布洛夫问。

“不,到休息的时候再吃。你们先走,不必等其余的人。吩咐整队。”

萨布洛夫将玛斯连尼柯夫唤来,命令他去整队。

巴伯钦柯阴郁地一声不响。他一向什么事都是自己做惯了的,大概正是为了这样,所以他永远忙得要命,他永远是匆匆忙忙的,并且常常来不及做。

其实营长当然并不一定要亲自去整出发的队伍,可是萨布洛夫把这件事委托了别人,自己现在却安闲地,什么事也不做,站在团长旁边,这却使巴伯钦柯发怒了。他喜欢他的部下有他在场的时候都忙碌奔走着。可是从安详的萨布洛夫身上他永远得不到这一点。他回过身去,看着整队的队伍,萨布洛夫站在旁边。他知道团长不大喜欢他,可是他已经习惯了,也就不去注意。

他们俩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巴伯钦柯仍旧不回过脸来对着萨布洛夫,不过完全用另外一种口吻,称他做“你”,声音里含着突如其来的暴怒和委屈说:

“不,你看,他们这班恶棍把这些人害得好苦!”

一列列斯大林格勒的难民,衣衫褴褛、憔悴不堪、裹着满是尘土的灰色绷带,经过他们身旁,困难地跨过枕木走着。

他们俩不由自主地向团队要去的那边看了一眼。那边仍旧连绵着一片光秃秃的草原,跟这边一样,只有在前面小丘上旋卷的尘土,好像是远远的一团团火药引起的烟。

“集合地点在雷巴契。急行军走,派联络兵到我这里来,”巴伯

钦柯又带着以前阴郁的神气说完,转身向自己的车厢走去。

萨布洛夫走到路上。各连已经整好了队。在等待出发之前,发出了一个“稍息”的命令。队伍里轻轻地交谈着。萨布洛夫走过第二连的时候,又看见了棕色胡子的柯纽柯夫:他在精神抖擞地讲着什么,指手画脚。萨布洛夫走近了一些。

“为什么我们进攻比后退好呢?啊?”柯纽柯夫说。“好的是:你从东往西走,白天热的时候,太阳照在你背上,到傍晚凉快了,太阳就照在你脸上。一切都是按照时间表。”

“那么子弹也是按照着时间表飞的吗?”有人挖苦地问。

萨布洛夫绕过柯纽柯夫,走到排头。

“本营听我的命令!”

队伍移动了。萨布洛夫向前跨了一步。远远的尘埃在草原上面旋卷着,重又使他觉得像烟。或许真是前面的草原在燃烧。

二

二十天前，在八月里的令人窒息的一天，里赫特霍芬飞行联队的轰炸机从早就悬在城上。实际上它们有多少架，它们轰炸了多少次，飞去又飞来了多少次，是很难说的。不过据观察者计算，在一天当中城上共计有两千架飞机。

城市在燃烧。它烧了一夜，第二天又整整的烧了一天一夜，虽然在大火的第一天，战事还在离城六十公里的顿河渡口进行，不过正是从这场火起才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斯大林格勒之战，因为德方和我方——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从这一分钟起都看见了斯大林格勒的火光，于是交战双方的全部军事计划后来都像受磁石吸引似的，被吸引到燃烧的城市来。

第三天，火灾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斯大林格勒城里便有着那种特别的、难闻的烧迹的气味，后来在整整几个月的围城中，这气味也没有离开它。燃烧的铁、烧焦的树木和烧坏的砖头的气味混合成一股麻醉性的、难闻的、刺鼻的气味，煤灰和灰烬很快地沉落在地上，但是只要有一阵微风从伏尔加河上吹来，这种黑色的尘埃就沿着烧光的街道旋卷起来，那时又觉得城里是烟雾弥漫的了。

德国人继续轰炸，于是斯大林格勒城里又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爆燃起新的、然而已经不再吓人的火。大火一般是比较迅速地结束，因为烧了几所房屋以后，火头很快地烧到以前已经烧光的街道上，它找不到养料便熄灭了。不过城市是那么大，所以总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燃烧着，过了几天，大家都习惯了这固定的

红霞,好像习惯了夜景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火灾开始后的第十个昼夜时,德军是非常地逼近了,以至他们的炮弹和地雷不但在近郊,而且连在城中心爆炸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

在第二十一昼夜,有一个时刻使只相信军事理论的人可能以为再往下保卫这座城市非但无益,而且甚至是不可能的。城北一些德国人已经到了伏尔加河上,城南的也向伏尔加河挺进。这座绵长六十五公里的城市,最阔的地方还不到五公里,而德国人已经几乎占领了西郊的全部。

炮击从早晨七点钟开始,到日落时还没有停止。这时如果有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走进司令部,他会觉得一切情形都很好,以为无论如何保卫者还有很多力量。他看了司令部里上面记着军队分布情况的本城地图后,可以看到地图上的这个比较并不算大的区域全部都密密地写满了驻防的师和旅的番号。他可以听到用电话发给这些师长和旅长的命令,他可能以为只要准确地执行了这些命令,成功无疑是不成问题的,为了要确切地了解经过情形,这位不了解情况的观察者就应该亲自到在地图上用准确的红色半圆形标出来的那些师团里去。

照士兵的数目看来,从顿河撤退下来的许多师,在两个月的战斗中弄得筋疲力尽,现在只是营了。在军司令部里、炮兵团里和医疗卫生营里的人数还相当多,但是在狙击连和狙击营里,每个战斗员都是非常宝贵的。最近几天从各参谋部和后方军队里调出了所有在那里不是绝对必需的人。电话兵、厨师、化学师和传令兵都拨给各团长指挥,他们由于必需都变成了步兵。军参谋长虽然在看地图,不过他非常明了他的许多师已经不是完整的师,然而他们据守各地区的范围仍旧要求他们负起师应该负担的战斗任务。而且,明知道这副重担几乎是力不胜任的,然而从最大到最小的长官仍旧把这副不能胜任的重担加在自己部下的肩上,因为没有第二